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澹菴文集卷二

詳校官贊善臣朱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汪存涫

集部四

澹菴文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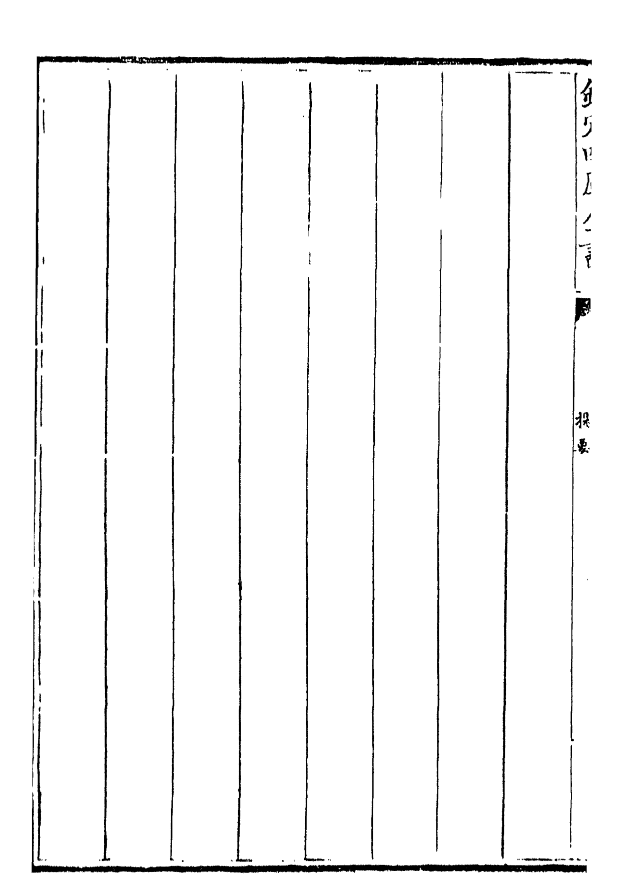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澹菴文集六卷宋胡銓撰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甲科紹興五年以薦除樞密院編修官抗疏詆和議謫吉陽軍孝宗即位特召還擢用歷官權中書舍人兼國子祭酒權兵部侍郎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卒謚忠簡事迹具宋史本傳銓師蕭楚明于春秋故集中嘉言讜論多本春秋義例于南渡大政多所補救史但稱其高宗時請誅秦檜今考集中論撰賀金國啓一篇則于孝宗朝召還以後更嘗請誅湯思退又孝宗本紀隆興元年三月金以書來索四州未報八月又齋書兩省今考集中玉音問答一篇知答金人書孝宗已與銓定于五月三日遲至八

月未遣必湯思退有以持之當時情勢可以
考見史文疏漏賴此集尚存其崖略也本傳
稱銓集凡百卷今所存者僅文五卷詩一卷
葢得之散佚之餘然書錄解題載銓集七十
八卷宋志載銓集七十卷則在當時已非百
卷之舊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澹菴文集原序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邊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矣以今覵今今

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其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遠其記序古以

馴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觝斥時宰謫置嶺海愁狖酸骨饑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崒鉥劖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湀

族孫秘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録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於中國名震於邊陽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

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廿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里序

澹菴文集卷一

宋 胡銓 撰

制策

御試策一道

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算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誠無遠弗屆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朕承宗廟社稷之託於傚擾阽危之後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攜貳單微之時念必撫民以格天庶或悔

過以靖亂踰年於兹寢興在是故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而賦斂加溥外患未弭盜賊尚多而追胥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責按廉以戢貪暴命令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惡者朕未有聞而不恤恤而不行也然而迎親之使接武在道而敵情未孚保國之謨刻意在兵而軍勢未張躬純儉以敦本而奢侈之習未悛擴大公以示訓而私罔之俗尚勝刑賞不足以振偷惰之氣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畝未安旱蝗害歲豈

朕不德無以動天聽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為病乎何精
神之弗效而禍亂之難戢也伊欲復親族奠疆埸清冦
攘善風俗使百姓樂業而亹亹迓衡何修而可以臻此
子大夫涉艱險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為
朕陳者其悉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而無補於實咎既
往而無益於今者非朕之所欲聞也其以朕之未聞而
切於時者言之朕將親覽焉
臣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天湯武聽於民其興

也勃焉桀紂之未亡也謂也勃焉桀紂聽於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紂之未亡也謂已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為真可恃偃然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及其亡也諸侯歸商者三千玆以勝夏則成湯以興諸侯歸周者八百玆以勝商則武王以興湯武聽於民而反以興非民興之也修人事以應天是以興桀紂聽於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於人是以亡興亡之端厥監在民而不在天甚易曉也而中材庸主每反之此忠臣義士所以

深悲天下之亂亡相尋而世主不悟也陛下起干戈鋒鏑之間適值天下倥偬不暇給之秋外亂内訌憸人秉朝邊方有風塵之虞中原有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民愁盜起禍稔蕭墻王室揺揺然幾如一髮引千鈞當此之時可謂亂甚矣臣愚謂陛下宜焦心嘗膽聽于民之時也而陛下策臣等數十條大槩質之於天首曰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又曰豈朕不德無以動天又曰何精神弗效而禍亂之難戢也似皆聽於天者此臣

所以深疑而願為陛下直言無諱也伏讀聖策曰葢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算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誠無遠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臣有以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銓按春秋禍亂之由與祖宗已然之故事為陛下陳之為春秋之說者曰春次天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此漢儒傅會之論臣謂不然臣聞聖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為萬代之訓未嘗有明言天者葢天

道難測若深言之則遂以為茫昧莫究而忽於天若淺言之則天下後世遂溺於陰陽災異而蔽於天聖人推其變於天常與人事雜而書之至其變見禍敗或應於數十年之後甚則或不旋踵而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改悔覆敗乃至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痛自惕懼側身修行則禍災滅塞禍可轉福此春秋之大凡也以是知天心之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

天盡欲扶持全安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其至誠而不急於算數占候誠知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我國家自江南平定太祖感宇縣分割生民受弊涕下惻然思布德以撫養之是時識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且如擇一法官細事也而太祖擇王濟則曰無或有寃濫以致天灾任一憲臺細事也而真宗選諸道提典刑獄則曰一夫受寃即有灾沴夫一夫受寃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動念懼致天罰則民之不可忽而造物之不

可欺也明矣陛下龍飛之初傳檄四走天下莫不翕然響應臣愚雖不識天以人事驗之知天意固已有在比來聖慮漸解浸不克終國勢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無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測可勝寒心臣願陛下持以至誠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聖策曰朕承宗廟社稷之託於俶擾阽危之後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攜貳單微之時念必撫民以格天庶或悔過以靖亂踰年於茲寢

興在是茲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嗚呼陛下興言及此亦知有宗廟社稷之託乎亦知有父母兄弟之憂乎知有宗廟社稷之託則所與任其託者為誰知有父母兄弟之憂則所與分其憂者為誰任其托分其憂一非其人則天下之大勢無復救矣臣聞天下大器得之甚難敗之甚易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艱難以成立之莫不由夫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於百年而覆墜於一日遂使祖宗艱難之業并與祖宗社稷之

業一旦成墟是以聖人作春秋於亂君亡國痛以王法繩之謹按昭公二十二年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時新有景王之難王猛以幼沖而嗣大位劉單以庸材而相幼君社稷危如贅疣則王室安得不亂夫王室天下根本根本一亂而播遷於皇則俶擾阽危亦甚矣卒之天王播遷避子朝之難終昭公之世僅復成周至黄池之會天下奔潰而聖人獨反覆書之重社稷也陛下單微幼沖之資獨戡多難則危如王猛左右

大臣以儉佞之才而佐大計則庸如劉單臣恐王室之難又甚於子朝之難矣安知江都之幸不變為狄泉之脇迫乎是陛下知承宗廟社稷之託於俶擾阽危之後而未知荆卿何乃竊發於肘腋之間願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難而早圖之監春秋王室之禍而慎守之毋謂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攜貳單微之時而遂解體也謹按襄公二十八年書曰公如楚二十九年書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竊原公如晉如齊如京師皆未嘗書在獨

於楚書在何也曰楚虎狼之國也襄公如楚既非常而逾年不返禍且不測書曰在楚者蓋臣子痛君之失所在也以今兩宮有沙漠之狩孰與如楚之危哉且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歸春秋深危之況兩宮暴露於穹廬三年於此矣則陛下懷父母兄弟之憂臣愚不知何以處之為陛下計者獨不念在楚之事乎臣願慎擇賢佐惟斷惟果側身憂慮如宣王勵精綜核如孝宣鋤去亂略如光武剛明果斷如憲宗復雠刷恥如

勾踐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首策以此中則曰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而賦斂加薄外患未弭盜冦尚多而追胥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責按廉以戢貪暴命令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惡者朕未有聞而不恤恤而不行也此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聞治天下者正如療疾方天下之未受病也府庫單匱軍費倍滋則病在血脉矣外患未弭盜冦

尚多則病在腸胃矣容邪干正矣擇守令以厚收養猶導之以湯液醪醴而助真氣也責按廉以戢貪暴猶投之以砭劑而攻強陽也如使人血脉受病腸胃又受病而導之以湯液醪醴者或失節焉則疾益甚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劑者又非良焉祇速其死耳醫國者亦然故方天下受病之際府庫竭矣外患熾矣冦盗多矣乃牧之以不賢之守令擾之以不才之按廉是猶疾已深而投之野葛豈不殆哉臣請歷言其弊臣聞府庫單匱軍

費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師老而費財也以生寡而食衆也三者今之大弊也自古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其勢然也昔漢之兵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期門羽林之兵而止邊境有事諸侯有變則皆以虎符調發郡縣之兵事已輒罷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困兵甲未嘗聚也唐制十六衛無事則力耕而積粟非但自贍且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困者

未嘗無事而食也我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中外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止有二萬而已至乾德間中外止有十萬兵耳太宗盡有天下添兵至多亦止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時乃始五十餘萬而已當時軍數非多尚慮耗蠹調度命汰疲冗周瑩不奉減兵之詔則怒而罷之向敏中奏軍額漸多則反覆詰難之誠知夫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也臣故曰兵冗而坐食今之最大弊也按兵

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日計之費已如此況今曠日彌年兵連不解百人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槩雖數百爲輩要歸則無異於數十萬之兵而坐食連年無毫髮功則農之力安得不乏餽餉之卒安得不疲謹按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春秋書用兵未有歷三時而復返者獨於此書春書夏書秋惡莊公無故勞師興圍郕之役卒之郕降於齊而魯師無功比秋乃還故書曰師還者惡夏已無功秋始班師

暴露滯留之甚也是後二十八年有吿糴之舉其禍正基於圍郕之役以今征役之久動至累年較之春秋三時返者不已太甚乎則府庫竭而軍費滋自不足恠臣故曰師老而費財者今之最大弊也兵冗而坐食師老而費財加以生寡食衆入少出多陛下雖賦斂加薄而州縣之追科實厚何則用度既匱則其勢不得不取於民矣臣前所謂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寇盜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過生靈多怨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則外

患寇盜亦何名而動哉盖古姦雄如陳涉吴廣之起於秦赤眉黄巾之起於漢蘇峻之亂晉安史之亂唐本皆巨盜兇渠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倡而稱義遂至迭起郡縣刼令殺守相挺為亂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竊聞長老之嘆或謂近戚撓權奸臣竊柄刑賞不必行小人不盡除綱紀不勝張此豈過之漸耶何則自古亂天下國家多自近戚撓權始如漢之諸呂竇霍唐之諸武韋張竊弄朝柄一敗亦族國家俱破今乃肺

腑領樞柄戚屬將衛兵漢南北軍之禍其監不遠倘不少戢是增朝廷之過而起姦雄之膽大亂之後豈宜復然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人主口責宰相實奸雄伺過而後動不幸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災荒生民愁苦而無聊則奸人乘隙奮飛血流千里此外患所以未弭寇盜所以尚多是雖追胥有程何以救其亂謹按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蔡般弑逆之賊王誅之所必加春秋反惡楚靈何也曰討蔡般可矣誘而討

之此匹夫之賊行春秋所甚惡也前日下詔招納叛亡許以不死此輩皆投戈請命謂陛下示以大信也然而陽示以信陰加以刑是誘討也陛下為人父母奈何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臣恐大信一失則後來以招降為悔自今上下相忌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何怪乎寇盜之未弭乎臣前所謂擇守令以厚收養而守令多不賢者朝廷輕守令也責按廉以戢貪暴而按廉多不才者朝廷輕按廉也守令一不

賢則郡縣受禍按廉一不才則守令敢於為姦故擇守令在擇按廉此祖宗之成法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嘗親選諸州長吏又親書其歴戒曰公務刑政惠愛小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為勞績因顧謂錢若水曰朕署中書豈不勞乎盖謂任官擇人以安百姓耳嗚呼太宗不憚盛暑而親札賜行令守令則未有召對者太宗躬自選擇而延見便殿今乃有赴吏部而注擬者是朝廷輕守令也朝廷輕守令則守令輕郡縣郡縣之職一

輕則牧養之方盡廢使要近州縣或非其人彼畏朝廷耳目之近尚憚不敢逞若遠方細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檮杌饕餮為之令斯民雖千百為輩號呼聚罵朝廷不知其為害豈不大哉臣聞太祖以錢文敏知瀘州戒之曰比聞郭思濟掊斂不法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耳至則為朕鞫之夫瀘州去京師四千餘里而郭思濟不法朝廷已盡知之今州縣稍遠者其守令過失朝廷乃不聞則遠如瀘州者陛下必不能知也彼何憚而不為盜

耶然則所頼以糾察其弊者尚頼按廉耳如按廉又非其人則其禍可勝言哉臣聞太祖以按廉之職出為朝廷耳目或由聖選或由舉充選之既艱則任之亦重凡寛一按廉是壞一路之事一路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自太宗即位勵精求治詔轉運使考覈職任之廢舉又遣使廉察官吏之汙潔如劉文質察舉部内官吏則有選移之寵如王德裔部内不治則有黜削之罰賞罰如此其嚴則按廉振威按廉振威則守令振職厥今

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其人也往者遣使撫諭諸道天下想望風采以為行被大恵卒之廚傳騷然賄賂公行甚者責子女於郡縣輦家屬以偕行雖官以撫諭為名而民有供役之苦守令之外復增一蠹夫遠方細民不幸遭不賢守宰終歲抱冤引領輶軒之出以雪其憤而按廉又不才是使終身懷冤而莫之控愬也則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動此奸雄所以竊發也謹按春秋閔公元年齊仲孫來聖人佳而字之重其將命從宜以安鄰國

之難方閔之初叔牙慶父媒孽魯禍閔公始立國人危
如贅疣齊人可折箠而取之當是時魯之輕重在齊仲
孫乃能說其君務寧魯難卒使閔不失國而魯人以安
秋毫皆其力也經書仲孫之來喜其出而安民存魯也
以令兩河淮甸兵革之餘豈不甚於魯國之難而按廉
之出未聞如仲孫以務寧魯難為意者以春秋之法責
之則罪人矣臣故曰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人夫以守
令既不職按廉又失職如此則陛下命令為民而下雖

十常六七而壅遏詔書十常八九矣是陛下有恤民之詔無及民之惠州縣知有守牧之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三數年來邊防用兵凡百科斂不問四方有無物之地但嚴令督責之近海州軍例科鎗榦居山州縣例買鵝翎有司既不辨有無州縣或罕能條奏官取一物而民費數倍且如前日勸誘一事監司責辦於郡郡責辦於縣縣移文於鄉假軍用急迫為名迫若星火小有不至械繫若楚人皆畏死其敢有辭是名為勸誘而實暴斂

之監司郡守但務上供以悅朝廷則忽而不知省宰相大臣但務足用以悅陛下則知而不敢言上下相蒙民窮無訴是陛下恤民之詔雖多於孝文而天下乾耗乃甚於孝武傷和召怨咎將誰歸臣聞咸平中議改元赦書頗多蠲免或謂三司必以惠澤太廣為言真宗責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既行必使良人受賜矣時方午雷震帝惻然曰豈赦令少及民之恵上天以雷震朕耶嗚呼祖宗以赦令未遍懼速天罰則陛

下命令多壅實悖天心其害殆不為細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以此又念迎親之使接武在道而敵情未孚保國之謀刻意在兵而軍勢未張躬純儉以敦本而奢侈之習未悛擴大公以示訓而私罔之俗尚勝刑罰不足以振偷惰之氣布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畆未安蝗旱害歲豈朕不德無以動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為病乎何精神之弗效而禍亂之難

甚也此又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謂陛下躬純儉而驕奢未悛者是陛下未必純儉也擴大公而私罔尚勝者是大公未必能擴也賞罰不足以振偷惰是大柄下移也播告不足以革狂悖是危亂之兆也田畒未安而旱蝗害歲則生民失職而怨沴並作也乃若遣迎親之使而敵情未孚則臣竊有説焉臣聞慶歷中契丹聚兵境上遣其使蕭英劉六符來聘是時使來非時而兵既壓境中外忩怨仁宗皇帝命宰相擇所以

報聘者得左正言富弼片言折六符之謀卒挫敵主自景德以來北方無事八十餘年於此矣豈惟弼之力哉是時宰相則晏殊參政則范仲淹樞密則杜衍韓琦諫官則余靖歐陽脩皆天下所仰望而北國之所畏憚也彼知朝廷有人故弼之計得行而敵計不得逞以今廟堂之上宰相有如晏殊者乎參政有如范仲淹者乎樞密有如韓琦杜衍者乎諫官有如余靖歐陽脩者乎臣知陛下必無此等人物矣而欲求敵情之孚此臣大惑

也臣聞猛虎所以為百獸畏者為爪牙也使棄其爪牙則孤豚特犢皆得搏噬之譬之國無勁兵則蕞爾之冦皆為勍敵故春秋雖惡窮兵之禍至於兵不素養而取具臨時又深惡之謹按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説者曰乞重辭也重師也臣謂聖人非惟意在於重師蓋惡魯之無備也夫齊為魯難久已自獻之役齊敗於宋而魯不救是時孝公有切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結

矣為魯計者正宜蚤夜預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卧養成腹脇之疽報不旋踵而齊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師於楚以取穀焉假荊蠻而伐中國不可之最大者也以今金勢大張害甚於齊而兵不素養乃甚於魯議者乃欲借助兵於高麗何異乞師於楚以伐穀者哉是陛下徒知軍勢之未張而不知兵將之未練也可為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國初劍南交廣各僭大號荊南江廣不通貢奉西戎北狄未盡賓服太祖垂意將帥命李漢超

等守關南命郭進禦并寇命姚内斌守慶州以為既得名將非厚通其意無以得其死力故許收逐郡關征酒榷之利不惟養犒士卒兼使豐富其家又慮所費不足仍許圖回其家屬在京師者并厚撫之則將帥之心更無私慮但專力於邊事而已又慮奏陳之事未盡機要特許入朝自陳至升殿賜坐又復厚賜遣之以故邊臣多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盡知蕃夷情狀多致克捷三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

克江南盡得東南之地雖諸將之功實太祖馭將之力也以今將士偏裨其雄挺孰與李漢超其才略孰與姚內斌其鎮重孰與馬仁瑀其運籌決敵孰與韓令坤以今陛下駕馭諸將孰與太祖然而借之重權祿之顯秩賜之重賞其恩已過先朝數等矣是陛下擇將不如太祖而恩禮則過之適足以啓諸將之驕心而長姦臣之觖望假令恢復兩河迎還二聖陛下何以加之夫戰勝之兵勇智百倍敗亡之卒沒世不復葢所以戰勝者氣

也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天下之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開關延敵六國之師皆逡巡不敢進然長平之敗廉頗猶能收拾餘燼北摧栗腹西抗強秦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是時秦圍邯鄲梁王使新將軍如趙遂欲帝秦而魯仲連慷慨涕泣以為不可非惜帝秦之虛名也惜天下之大勢有所不可也而議者乃謂宜尊奉仇敵不可一觸其意陛下何不以魯仲連抗秦之事諭之然則何怪乎軍勢之未張也夫春秋何為而

作也為天下無王而作也周衰天下不知有王陪臣執國命家臣僭大夫聖人有憂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賞罰書天子書王書天王則至大之稱天王與周官司服所稱天王皆以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非常之時故大威武以防之稱天王者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時故曰非常也然則又書天子書王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權喪矣大政大法諸侯擅而行之怙强恃衆迭相吞據是本末大弱之世名分大亂

之時非剛健大過人之才若九四焉不足以震其弱非
毒衆窮討之役若唐太宗焉不足以戢其亂故仲尼於
春秋凡有出於王為之者皆書天王言於斯世王之所
為當大誅賞不可循常道冀後世興王知變也是時吴
楚之君皆鴟視虎踞僭號稱王諸蠻羣酋薦據中土如
此則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歟霸侯暴國迭相吞噬伯
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則誅賞之令猶可治之也歟故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東周僅存禮文而已非

撥亂反正之道也故春秋書天王者正賞罰於大亂之後也若事非王為但從諸侯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也莊王不稱天王以其寵弒逆之人不足以當至大之稱故去天字以重其譏重莊王之譏則魯桓之罪彰矣春秋大逆外始於州吁內始於魯桓聖人著其惡如此若曰世亂則從惡者多趨善者鮮善若不予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奸大惡不加誅則是罰不足以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興衰撥亂

者無有矣陛下臨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機書天王以臨下之時大柄大權乃悉竊弄權臣之手太阿倒持救之良難是陛下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何以駕馭羣雄而平大亂也竊觀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大要在賞罰二事而已當時賞則甚薄刑則甚嚴方澶淵之役李繼隆有疾戰破敵之功但加開府階耳臣嘗怪真宗何賞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謂既殺敵將而不能破其衆此將之可責也有將帥之寄而獨賞內臣不可

以為後世法此所以薄其賞一也又以自古宦者領兵未嘗不為亂如太宗朝内侍王繼恩出平蜀亂有大功止受宣政使爾謹守先帝之法而不敢違此所以薄其賞二也至馭之以刑則未嘗不嚴且如主將戰没則降黜别將如王繼勲者誅戮親兵如荆罕儒者威令如此嚴則人皆死力求賞故太祖兵法罪在不赦春秋兵法尤嚴於馭軍城濮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鄢陵之役楚又敗績則子反

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公子反罪在子反也二子皆以失律喪師不逃重戮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常嚴而中國常寬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於成襄之後中國累累受制於吴楚者抑有由矣厥今軍勢未張而動見敗衂是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臣故曰賞罰不足以振偷惰則是大柄下移也如使大柄一移則陛下徒擁虛器而已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然臣愚不識狂悖者為誰謂前日詆忤權臣者為狂悖乎謂左右便嬖為

狂悖乎則陛下豈不能斷然而去之哉竊料陛下所以不能去之者則是推委權臣之弊也自古以推委臣下爲盛美然亦或以治或以亂漢高祖委任羣傑則治至其後推委王鳳王音至於王莽則亂光武推委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則治至其推委后族至于董呂二袁則亂魏委荀彧則治至委司馬懿則亂唐文皇駕馭英豪而取天下則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

之際超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乎下矣如此則數年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削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乎下矣如此則數年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以故忠義解體而上下之勢孤也前日將相大臣放意誅戮寃及無辜陛下不得一舉手此豈推委之弊耶明皇天寶之禍未大遠也此可不為寒心哉厥今天下大體皆壞獨祖宗德澤未泯人心未厭譬如病羸之人厭厭殆盡獨血氣尚在爾如使人心一離

則是血氣又將絶天下無復可言矣而陛下以田畆未安旱蝗害歲爲患則是生民失職人心將離血氣將絶之時也謹按春秋災異變見常與人事相符災異見於上則禍變罹於下猶鐵炭之低昻見效可信也凡春秋書蟲者傷旱蝗之害稼也然書蟲凡九而哀公十數月之間凡三書之甚之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時十三年之間而帥師伐其侵其取其戰於其地比他公為特甚干戈至此而糜爛其民矣生民至此而為血

肉矣黃池之會夷狄主盟中國天下日趨於亡矣乃復暴興田賦民怨禍稔歲大旱蝗人有艱食之苦聖人於此不一年而三書螽傷之也是知旱蝗之患實兵戈怨毒之餘所由作也比年以來北寇橫行干戈爛熳而不息未嘗一年不戰生民日委頓四夷日熾盛天下不知有生之樂幾年於此矣瘡痍之日肝腦塗地丘隴發掘辜及枯骨此肉腐血流者不知幾億萬生靈之命陛下不得而見也士卒死邊野之外婦哭其夫母哭其子寡

婦弱子抱負輀車望兗哀於千里之外途悲巷泣怨痛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陛下不見其所不見不聞其所不聞驅民萬死之地而卒無一毫之利積毀銷骨積兗傷和陰沴作而灾禍興何怪乎田畒之未安旱蝗之害歲也今者兩河淮甸赤地千里飛蝗蔽天公卿大臣孰視無計而請爲遣蝗之舉嗚呼正使蝗而可遣是移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臣聞天禧中真宗以再歲旱蝗秋稼不稔慨然動念寔慮

政令闕失有爽天意因詔削鹽茶條禁之峻刻者以懲旱蝗之變以今政令闕違豈惟鹽茶一二事而已臣知旱蝗為害實天意大警陛下也而議者尚謂天災流行由歷數運會非政令失宜之咎嗚呼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之天此非聖賢之用心也願陛下少戢誅討少息調發練兵實粟養吾鋭氣而全中國之力以消蝗旱之災毋以精神弗效而怠荒毋畏禍亂難甚而息志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

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伊欲復親族奠疆場清寇攘善風俗使百姓樂業而亹亹迓衡何修可以臻此臣於是有以見陛下真欲興衰撥亂以起天下之病也竊覩陛下首懷父母兄弟之憂中念迎親之使至此又以復親族為言是陛下痛念二聖鑾輿暴露而未有迎復兩宮之策也夫漢高祖所以還太公於楚軍豈獨俱生力哉臣嘗料高帝有勝項王者五以兵強力壯則楚不如漢以三傑為用則楚

不如漢以駕馭諸將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廩粟之多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形勝之重則楚不如漢五者皆項王所不如則何若而拘太公哉以今凋疲之餘無漢之兵力無漢之駕馭無漢之三傑無漢之廩粟而又棄違上都棄去兩河則又無關中之形勢而欲求親族之復雖使如侯生等千百輩往焉臣知其無能為也故臣嘗謂欲復親族莫如復兩河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復今陛下以奠疆場為念是欲復兩河也兩河既失係天下輕

重唐神堯起晉陽以一旅取天下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難如此晉於春秋為大嘗驅役諸侯至秦萃鋭兵加晉乃得韓遂折天下及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之輕重在信宋武號英雄得蜀闗中盡有故疆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邊是兩河之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霸賊得之則天下不安臣故曰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得而復也咸平中真宗與王濟極論邊事濟言此時敵人敢爾憑陵蓋謨謀當位

之臣未有昔人之比且國家所恃特一河耳此誠急賢
之秋不然臣懼北戎飲馬於河渚矣嗚呼濟之言誠切
中今日之病臣謂欲復親族而收兩河亦誠陛下急賢
之秋當以濟言為鑒也然當今最大患者親族之未復
疆場之未奠寇攘之未清而臣所最大患者風俗之壞
敗也風俗天下之筋絡也譬之人身所恃以維持血氣
者惟筋絡耳風俗一敗則筋絡又絶矣漢唐之亡其弊
皆風俗之大壞也故臣嘗論東漢之亡與李唐大畧相

似東漢之季閹童亂政毒被生靈豪傑據郡而起天下遂裂為三國唐末宦者蠹於内藩鎮潰於外天下遂礫為五代然三國之士其好惡去就尚有可觀天厭漢德而劉氏猶擁虚器亦卒以禪代終五季之亂其臣皆兇狠頑鄙戕賊君親專為梟雄豈天於東漢之季獨多君子而唐末專為小人哉誠風俗漸染然也中原亂亡自古更迭亦天下常事盖未有不亡之國也然當其時有推變於天而言者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有握節而死

者有衛社稷而死者有憤國破亡奮不顧身并家族破滅者亦有知幾之士挂冠而去之不蹈其禍者我國家涵養天下之久士大夫受君父之賜亦甚久一朝國家有難自公卿劍履間以及天子之百執事凡幾人自王畿以達郡邑有位者凡幾人前知而言者為誰死名節者為誰死社稷者為誰推變於天而知其將亡者又復為誰狥國者為誰知幾而掛冠者為誰方晉南渡士流尚有聚於新亭傷國之衰對山河而下泣者周之東遷

尚有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殞者今兩宮播越則非直東遷之辱也而陛下倉皇遠狩則非直南渡之迫誰復有泣對江山而憂宗周之殞者哉自晉風俗之壞而海內橫潰生靈魚肉幾二百餘載以晉監今其禍可勝言哉昔田橫齊之豪士耻北面臣漢遂自殺五百餘人皆死之無一人降漢者諸葛誕魏室之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為諸葛公死無憾今之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啻齊卒之受恩於田橫死士之就養

於諸葛哉而忍恥含垢視君父之僇辱甘心焉嗚呼縱不愧田横之客又獨不愧諸葛之奴耶臣故曰今之最大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一敗則筋絡又將絶矣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雖然陛下策臣等數十條皆當今之大弊也臣已極言之矣而聖策尚謂子大夫渉艱險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為朕陳者其悉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而無補於實答既往

而無益於今者非朕之所欲聞也其以朕所未聞而切於時者言之朕將親覽焉臣又有以見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天下之弊也然臣觀陛下求苦口之言雖若甚切而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何哉臣聞鸛巢覆而鳳不至直士受禍則忠臣杜口往者從東南來道路藉藉皆謂陛下即位以來旬月之閒戮直言者凡三有是乎豈道路之妄議乎倘如所言則傷威損德為害不淺謹按春秋陳殺其大夫洩冶說者謂洩冶以直

諫被誅國之大惡時蓋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徵舒之禍十一年楚子入陳不一年而陳國大亂嗚呼戮直言之士而禍至于此然而洩冶被誅權不在陳靈而在徵舒前日義士被誅權不在陛下而在左右專殺之禍春秋大惡而況專殺直言之士惡又甚焉此楚子入陳所以得藉口而誅徵舒也北國乘隙將假討惡之名而躡入陳之軌矣臣是以卜在朝之士不敢盡言無諱也然而臣猶敢區區竭愚者竊自惟念陛下詔臣等無矜空

言而陳實務則陛下知前日濫誅為過而改之是陛下樂聞其過矣臣而不言是負陛下言而不聽是陛下負臣抑臣嘗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阜囊獻書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弗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故雖狂悖弗加罪至淳化中武程上疏狂瞽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因責曰昜常以言罪人哉嗚呼太宗樂聞直言如此而大臣尚請黜直言之士幸而太宗不從如使太宗不樂直言而李昉之請得入焉則武程者俎上

肉矣今臣累千萬言則其罪過於皁囊之書以臣疎賤則甚於武程而有狂瞽之論使陛下樂聞直讜尚患見忌借使人主一惡直言大臣如李昉者又從而媒孽之則臣言亦危矣幸陛下以祖宗為監而擴太宗納諫之量大臣體陛下之意而無李昉惡直言之心則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之所竊恥也臣故曰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臣謹對

澹菴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澹菴文集卷二

宋　胡銓　撰

奏疏

上高宗封事

紹興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脩官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縁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
豫我也劉豫臣事北狄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
世不拔之業一旦敵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囚商鑒
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
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仇敵
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仇敵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盡汙草莽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
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

為異服異時敵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所仇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敵國則仇讎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仇讎曾童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

令彼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北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宫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北狄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

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
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
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
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
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
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

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明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

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上孝宗封事

隆興二年八月日右奉議試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國史院編脩官國子祭酒侍讀兵部侍郎充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巡邊制置使措置控扼海道點檢人船節制兵馬大使臣胡銓奉詔言闕政急務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敵人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

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在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勿與敵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敵和自此中國必多事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

父母一與彼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可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彼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金亮之

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
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
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
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
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決
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敵決不肯但已則必
别起釁端卒有金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
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寇讐迄今府庫

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
復和則蠧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
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
其費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
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
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
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可弔者七也側聞敵人嫚
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
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
死爭之今北寇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
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
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可弔者
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
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可

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罷杞康湣等絶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歳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

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上孝宗論撰賀金國啟

隆興二年七月日臣胡銓奉詔撰大金國賀冬至啟内中用再拜用獻納書御名此三大事也已經二十餘年臣下皆不能正其非今臣年過六十官逾三品收嶺嶠海島之遺骸為陛下侍從之尊職復因循而書不正救

之恐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謂臣何如人三王之臣主俱賢迄今史臣稱為美談昨宰相湯思退集議中書堂臣終坐以三事為説而思退罔然不答臣竊以為思退又一秦檜也思退不去國體弱矣臣手可斷臣筆不可揺臣頭可去臣筆不可去而臣字不可寫庶使遠夷知中國之有人是亦彊國之一端謹具奏聞乞外而宣示臣章於朝堂使奸夫佞子不敢肆其惡内而宣示臣章於史館使天下後世有所知然後竄臣於海島以為

臣子敢言之戒干瀆天威不勝戰慄

上孝宗論兵法書

起居郎胡銓進故事曰隋文受周禪令賀若弼平江南擒陳叔寶先是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陳人以為大兵至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不復備及是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遂平陳臣聞兵法曰兵出詭道又曰兵以奇勝何謂詭變詐百出以計取敵曰詭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是也何謂奇出其

不意使人莫測曰奇鄧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是也中國由正道夷狄由詭道中國以正勝夷狄以奇勝由正道者常不得志由詭道者常得志以正勝者常少以奇勝者常多此自古及今中國所以見陵於夷狄也建炎戊申敵人請和聲言提兵百萬有事河北初無窺維揚意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真以為不吾襲也既而以精兵萬人直擣揚州而汪黃安坐中書猶不知敵兵之至也一旦六飛蒙塵倉皇出奔幾不免虎口自靖康迄今凡

四十年敵人未嘗不由詭道未嘗不以奇勝而我終不悟也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師竊聞道路之言敵人欵我以和潜師窺伺或言多造戰艦由海道以進或言寶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雖未必可信然弼之沿江防人必集歷陽前事之驗也彼國之計安知不出於此而陛下前日奮然詔下謂和決不可成有識咸鼓舞以謂聖神遠慮洞見夷狄之情有如著蔡近日邊臣遣兵官孫造往返境上疲於奔命竟不能得敵人要領其

愆期爽約亦可見矣臣願陛下堅守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

辭免寶文閣待制狀

右臣伏准三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受杖駕下人不比數太上全之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之於千官百僚之上獲依日月之末光

十年於此矣臣非木石豈無犬馬戀主之情而驟乞身者實以年迫桑榆難以勉强遂至屢瀆天聽伏蒙特賜俞允臣得此生以為厚幸而又寵以美職優以祠廩既以光其行又以華其老所以待遇老臣度越常人千萬臣之榮幸足矣尚復何望然臣災患垂三十年人不堪其憂聖慈特達力加親擢全家飽煖盡出天地父母之恩常恐福過灾生瀝誠懇乞欲全晚節而又有此叨冒臣懼必速顛躋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曲衷之欵憐臣孤

立之蹤收還成命只守本官致仕庶安愚分所有恩命
臣不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兵部侍郎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
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
臣資品妄庸性識魯鈍猥叨卿列復長成均每深非據
之慙未免首濡之誚雖屢蒙聖訓有直諒之褒然自愧
迂踈無絲毫之補居懷怵惕慮積愆尤驟膺躐等之除

益有踰涯之懼陛下勵精為治側席求賢惟文思之明亶上齊於堯舜而武部之選要暗合於孫吳如臣何人濫膺職擢伏望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利師貞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宗正少卿乞賜罷黜狀

右臣竄逐嶺海垂三十年太上脫臣於鯨波百艱千險之中陛下起臣於虎口萬死一生之際官九遷於一歲任六押於七旬方敵騎橫肆之時為我國生靈之患九

重有不安枕之慮萬姓銜共戴天之寃臺諫痛哭以陳辭忠鯁撫膺而飲恨事至於此臣亦何顏是敢輙貢狂言屢攖鱗逆身寧瀕於九死心實愧於三閭方伏鑕以待斧鉞之誅敢自意得逭雷霆之怒尚叨厚禄猶竊美官雖聖神曲賜於保全在臣子難安於愚分欲望天慈特賜復竄嶺海以為人臣不忠之戒謹録奏聞伏候勅

旨

表

遺表

有生必死何足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輿言氣鬱戀闕神馳竊念銓奮自孤生早陟膴仕不識忌諱自取顛躋太上赦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何補報徒積罪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昇真祠之逸復叨秘殿之崇收召節以遂其愚許挂冠以優其老身塗草野雖自誓於平生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强支微喘更畢餘忠伏願皇帝陛下含己從人安民

和衆大恭襄復辟之義監周公無逸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祖宗之法而勿聽紛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臣莫瞻九陛行即三泉相如草封禪以貢諛切所不敢張巡為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

經筵玉音問答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内閣蒙出示答金人書藳上謂予曰内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

說出予答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賜金鳳
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咮硯又賜以花藤席命
予坐於側草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卿者恩至渥
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訣不僭頃予以草換
書藁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上曰卿之才識學
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内侍
蘭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
寢宫逼窄不若中書卿所卧處涼予答曰中書固多涼

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煖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砌蛩聒耳可惡旨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坐於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團椅兀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硃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普安邸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賀新郎者朕

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當滿飲予乃拜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旨謂予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荆江舊俗今如故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為屈原之葬魚腹者寔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予忽流涕答曰小臣三遷嶺海命出虎口豈期今日再見天日上亦抆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下知之不在多

説乃就坐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此味極佳内有蚌肉猶可喫飯予答曰臣向在新州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閒嘗上謂予曰此乃前日瓊守張英臣所進者予奏曰酒行食遍恩浹意洽且暑熱不敢久侍清光上答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會之便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繡紗裙子託卿亦可便服予乃更青紗夾深衣以侍旨言書字予答曰前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為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朕在東宫時只習徽祖字更習太上

字予答曰此兩字格蔓絶前聖上問予曰卿所寫字宛
如卿之為人予答曰臣幼習唐朝顔真卿字今自成一
家豈應上挂齒頰上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德壽宫閣
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
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凛凛
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
批抹污者朕啟太上令工匠逐行裁去裝褙予乃答曰
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奏至今塵於聖賢簽罰

中且三遭謫逐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天之力俾晚復得入侍為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事時思卿赴貶之時心思如何予答曰只是辨著一片至誠心去自有許多好處次琖予執尊立於上前曰臣嶺海殘生誤蒙知遇天詔俾之還鄉足矣復賜之録用寵矣今乃賜之以百世之恩真小臣萬載之幸前杯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禮有施報小臣固不當以草莽之語上瀆神聰適面奉玉音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

輒捧玉巵一則以上陛下萬歲之壽二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以見小臣犬馬之報乃執罇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且儆揖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自執罇坐謂予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三辭避蒙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予曰梅霖初歇惜乎無雨予乃恭揖飲訖各就坐上謂予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澁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

卿相會朕意甚懽故作此樂卿幸勿嫌予答曰方今太
上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有時上
荅曰卿頃霎不忘君真忠臣也雖漢之董汲唐之房魏
不過是也食兩味鼎煮羊羔胡椒醋子魚上謂予曰子
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日飯盖此味若以
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餒腐之患予荅曰陛下貴極天
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上謂予曰朕所為非強乃
天性然因舉所服澹黃鋪茸繡鳳汗衫謂予曰朕此領

汗衫已著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舉所著皁羅鞋謂予曰朕此鞋原是皇后做與太上皇著者覺稍短朕著得及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二百錢物朕於此時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秦檜方專權其家人一二百千錢物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用得一二十千檜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一領汗衫著一兩年檜家人一領汗衫止著得數日即棄去朕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又謂予曰

太上近日賜朕真紅羅銷金團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一批與朕曰此領汗衫乃吾著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令吾賜兒汝當念之朕藏此領汗衫甚謹朕不輕著只往德壽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衮衣乃太上生平所愛著者是太上所賜朕者遂令貴妃取此領汗衫以示予予進奏曰陛下天性恭儉真太上之賢子小臣之賢君也次盞蒙旨潘妃取玉龍盞至又令開香取明州鰕鯆至特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不獲上旨謂

妃曰胡侍讀能飲可滿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撫掌大笑曰此詞甚佳正愜朕意上又謂予曰此妃甚賢雖侍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便可見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內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殺身以報陛下則所當然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則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荅曰朕知卿此心忠直通於神明此朕之誤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勸上躍然滿飲之又自取

酒親酌賜予上曰酒後不可不喫龍次予答曰臣向在海外渇甚惟以鷓鴣沈香小片嚼數片却以清茶嚥下非惟齒頰香辣且酒渇頓醒乃以玉匣貯揭龍次數片至上謂予曰此香乃太上去冬自合者上自嚼一片餘悉以賜予凡七餅予乃嚼其一上又喚蘭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杯食兩味胡椒醋羊頭真珠粉及炕羊炮飯上謂予曰炕羊甚美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坐板上予立侍蒙旨令坐就西向坐板上側坐

又索茶乃以龍涎香盞遞兩盞至予拜賜一盞訖余乃
辭曰夜已三鼓恐聖躬疲倦上曰尚可餘時上旨與王
先入池取藕蓮實剥去取玳瑁盤以水泛而進上又索
酒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向在海南時為詩
必多予答曰臣向居嶺海時日率作詩十數首初任福
州僉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新州又以此
獲譴復徙吉陽軍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此今既蒙錄
用靜思二十年前為之墮淚上答曰桑田變為大海大

海變為桑田古宇今宙多少更易此事非特卿墮淚朕亦不知幾扙淚矣世事殊異無可奈何予又奏曰臣向者謫新州時凡鋒在家生母曽氏在堂臣只擕妻劉氏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午冬生於姑蘇次男澥乃戊辰夏生於新州次男浹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日臣生母曽氏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問臣惟有朝夕擗踊痛哭恨此身不即死與母相見於黄泉予言之不覺淚下上亦愀然揮淚曰朕向

侍太上時聞徽宗訃太上為之不飯食者數日生離死別上下同一懷抱予又奏曰夜已四鼓玉體疲倦上曰未王先復奏曰雞已唱矣上曰朕若與宦官女子酣飲徹旦則不可朕與胡侍讀相聚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同凭欄杆曰月白風清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卿同享之頃聞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上曰果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謂予曰昨夕之樂願卿勿忘予答曰小臣當圖報陛下且尚有侍宴之日於是

侍上入内至候春門予揖退至中書遠望正門已啓百官畢聚候朝梅谿王十朋問曰何來予乃大笑握其手曰老夫夜來終夕不寢今歸自天上此段奇事兄豈容不知於是即盥洗更朝服而見

後跋

予半生嶺海晩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於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

書於後以為後人之徵嗚呼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
保之以無墮予志
淳熙丁酉七夕澹菴老人胡銓跋之以示男泳澥泱瀌
姪孫壻周鐸又云經筵玉音問答乃予隆興癸未侍宴
所記也

又跋

原有予當時親札藁一小册為瀟姪取去日後切不可
落付他姓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吏札也視予親札者

反無失天語諄勤後人可以憑信故又以吏札之本精加删潤親手録藏於家使後覽者有所訂焉昔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為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即見其人之手予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為心其亦賢矣

中元日胡銓又跋時祀先分胙罷喜雨凉而書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澹菴文集卷三至六

詳校官贊善臣朱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汪存堉

澹菴文集卷三

宋 胡銓 撰

詩

題崖州洗兵亭

一帶清波六月凉洗兵安用挽天塘哥舒自愧血貫箭子美宜歌笞卧鎗玉壘麈清閒擂鼓玳筵人好細流觴澹菴臨水空惆悵洛水凌波見未甞

次雷州和朱彧秀才韻時欲渡海

何人著眼覷征驂賴有新詩作指南螺髻層層明晚照蜃樓隱隱倚晴嵐仲連蹈海徒虛語魯叟乘桴亦謾談争似澹菴乘興往銀山千疊酒微酣

和林和靖先生梅韻

感時濺淚幾時乾顧影伶俜獨立難自恐迹孤無與對誰憐族冷不勝寒未應一世供愁斷長願三更秉燭看雨過花邊行更好猶嫌子美借銀鞍

風亭小立夢初殘步步凌空對廣寒照眼雙明清可掬

閒情一味淡相看曉縈瑞霧黏初潤晴映高雲暴未乾
三嗅臨風思無限蘂宮遙夜酒初闌
瘦吟幽玩有餘姸更向高人獨樂園無垢未應經露沐
不淄寧信受塵昏春風自識明妃面夜雨能清吏部魂
插向膽瓶看更好凜如明水薦靁樽
一年佳處早梅時鈎引清風巧釣詩未分霜凌禁瘦朶
漸看春入柰愁枝晚尤奇特憐無伴夜更分明不可私
冷落便須憑酒暖從今鄒律未消吹

紛紛紅紫勿相猜自古騷人酷嗜梅阜盖折花憐老杜
黄梅時雨憶方回一生耐凍天憐惜滿世趨炎我獨來
桃李爭春身老大急須吟醉莫停杯

和張慶符題余作清江引圖

痛飲從來别有腸酒酣落筆掃滄浪如今却怕風波惡
莫畫清江畫醉鄉
何人半醉眼花昏畫出江南烟雨村滿世庾塵遮不得
聊將醉墨洗乾坤

次張伯麟慶符

回首渾如一夢中每思吳越意清通雲間別嶺千層碧日落西湖一抹紅上竺留題陳迹在孤山遊賞故人空莫將句攬幽人思我輩緣詩正坐窮

答友人

竹間野服情意淡細爇沈水開黃庭秋風忽作世情冷山色似慚君眼青

除夜次慶符

白髮無端苦見尋十年孤負醉花陰可憐獨鶴遠浮海未羨昏鴉長伴林醉眠天末烟雨夜夢遶江南風雪襟一杯遥祝壽慈母清風不改舊時心

余戲作水墨四紙張慶符有詩因用其韻

姑熟先生方遣化饑食饞涎飡餅畫信知詩必窮乃工忍窮誰復如公者崎嶇我已羈江湖僂肩如我世恐無從來畫亦窮乃妙兩窮相值真堪吁平生笑坡誇四板只愛丹青非道眼豈如淡墨出天然雪欲來時水雲晚

先生一見輒傾倒回觀濁世秋毫小不須更羨釣魚翁已自超然遊漢表

乾道三年九月宴罷

晚年種德聽和鸞零落恩深滿菊團金鳳花殘秋欲半木樨香遠晚初寒擬將丈製侯朝紱愧把蘆芽易釣竿早與君王乞歸去北途方險戰于鞍萬古雲霄一鳳鸞歸來蓬島月光團平生忠義心中許要使奸雄膽上寒玉露鳴鑾隨儀仗金雞銜赦下長竿

天顔催賜黄花酒笑指是翁能據鞍

哭趙公鼎

以身去國故求死抗疏犯顔今獨艱閣下特書三姓在海南惟見兩翁還一抔孤塚寄瓊島千古高名屹太山天地只因慳一老中原何日復三關

辭朝

不踏金堤新築沙却尋寂寞紫雲家一春弦管花間鳥半夜笙歌水底蛙縈瘁安時猶竹柏行藏有待豈匏瓜

獨醒正渇杯中物薄薄茅柴亦勝茶

家訓有序

淳熙庚子四月日詔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是月之望告之祖考會諸姻親暮景至此不亦樂乎頃年經筵嘗玉音曰祖宗創門戶之艱難未有不自子孫不肖破之朕今保太祖之國家亦猶卿子孫他日保卿家門戶也有感於兹斐然縱成古律一通以訓予之子孫者願世世子孫努力云

悲哉為儒者力學不知疲覯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無衣兒號寒絶糧妻啼飢文思苦冥搜形容長枯羸俯仰多迍邅多受胯下欺十舉方一第雙鬢已如絲丈夫老且篤焉用富貴為可憐少壯日適在貧賤時沈沈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瑩膏粱肌襁褓襲世爵門承勲戚資前庭列嬖僕出入相追隨千金辦月廪萬錢供賞支後堂擁姝姬早夜同笑嬉錯落開珠翠豔輝沃膏脂粧飾及鷹犬繒綵至薔微青春付盃酒白日消

枰棋守俸還酒債堆金選蛾眉朝從博徒飲暮赴娼樓
期逢人說門閥樂性惟珍奇絃歌恣娛燕繒綺飾容儀
田園日朘削户門日傾隳聲色游戲外無餘亦無知帝
王是何物孔孟果為誰咄哉驕矜子於世奚所裨不思
厥祖父亦曾寒士悲辛苦擢官仕錙銖積家基期汝長
富貴豈意遽相衰儒生反堅耐貴游多流離興亡等一
瞬焉須嗟而悲吾宗二百年相承惟禮詩吾蚤仕天京
聲聞已四馳樞庭阜囊封琅玕肝膽披但知尊天王焉

能臣戎夷新州席未暖珠崖早竄羇輒作賈生哭謏興梁士噫仗節擬蘇武膺騷師楚纍龍飛覩大人忽詔衡陽移帝曰爾胡銓無事久棲遲生還天所相直諒時所推更當勉初志用為朕倚毗一月便十遷取官如摘髭記言立螭坳講幄座龍帷草麻賜蓮炬陟爵銜金卮巡邊輒開府御筆親標旗精兵三十萬指顧勞呵麾聞名已宵遁奏功靖方陲歸來笳鼓競虎拜登龍墀詔加端明職賜第江之湄自喜可佚老主上復勤思專禮逮白

屋悲非吾之宜四子還上殿擁笏腰帶垂父子拜前後
兄弟融怡愉誠由積善致玉音重奬洛資政尊職隆授
官非由私吾位等公相吾年將耆頤立身忠孝門傳家
清白規但願後世賢努力勤撐持把琖吸明月披襟招
涼颸醉墨雖欹斜是為子孫貽

澹菴文集卷三

澹菴文集卷四

宋　胡銓　撰

記

盧陵先師孔子廟記

吉州盧陵古稱大縣唐貞元時有地三百餘里戸餘二萬至熈豐閒戸籍號闕萬迨今不啻倍蓰縣當刺史理所凡事難專煩言易生又適兹興法蠭午百姓創罷爬梳不可以夜繼日爲吏牘埋没至皤頭不得出氣政且

不舉何暇及教縣故有先聖廟歲上丁釋菜府史執事趨如令則正視貌像如土木偶然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令令君老於政事其為治鍵之以勤强練密巽時𥿄黠吏縛不能展手不期月煩言寢聞則笑曰夫其口衆我寡吾知行吾政爾益痛掃溉辨乃公家事小人靳靳逮鰥廩餼以為未至則喟然治釁舍一新廟庭凡宫室不能蔽風雨者自我彫鏤像圖巍然突兀煦映於是廬陵有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誠有味其言也夫俗吏云者不過曰獄城不得其情刀筴不次於骨箕斂口率不登其時遮迣干掫不中其程吾所汲汲也勸學養士二千石之職也令於何有哉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嗚呼是蓋不知教學政之源養其源則末治徽訟誅斂末也夫民性非本惡彼其強有力者嚚暴悍者盜豈專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父母我民不知勸學至其寡廉鮮恥一落檻穽驟以三尺糾繩之可謂大

不仁矣誠能隆師尚賢使民知方彼有恥則可以無訟彼知自愛則可使畫地不入彼知愛上則錢可使不趨而辨我無欲而民興廉則可使雞賞不竊如是則前所謂獄城刀蔑口率箕斂漉泄干掫雞寢可也反是雖日撻以求治不可也郡太尹李公鋭於養士得梅池萬鍔為之師令君聞其揮鞭尺建鼓而和之於是市井田野往往樵夫談王道將閩絃歌意丁寧俎豆厭戎馬簿書箠楚且其室若荒涼然則使民回心鄉道不在俗吏矣

鍔余同年進士也嘉其意不茍屬余記之書賈生之語以諗焉令君成都王昌故祖岐公之世其家蓋申鮮虞之傳緊焉

周濂溪先生祠堂記

舂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涖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詆鑠罷寓豊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録見程氏

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説味於其所不知兹幸復假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誠説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僝工閫郡鄉化翕然予其記之某謂自頃興法搶攘剌郡者悉為吏牘埋没至有難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懇以誠為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為辭况伯氏辱知為舊其又奚辭竊聞韓子

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九者一不誠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荀卿猶以為偽堯舜豈偽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

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已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盖期學者至於是焉爾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誠也感而遂通者誠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

人睽復无妄云无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為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為誠坤也臨隨无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為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

離咸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解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為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勢落三十年而所養亦剛大今復覩象濂溪務實去偽豈徒爾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

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偽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則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充焉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敦頤姓周氏紹興二十九年五月日記

二友堂記

上方側席髙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彌遜於釣築閒將大用會告饑而廬陵特甚詔公作牧以字罷瘵既至櫛垢爬痒民獲甦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憊滯者於是視廬之偏得古松蔚然對植以竹開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為松竹主人命郡人胡銓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三年窮厓怪壑冡猿狖而宫魚龍宜於林木飽閱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民惠鮮鰥寡必剛毅不回之士盖剛則不奪

於慾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虐惟無虐為無慾惟不慾可以言剛惟剛故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剛耶方公閒於簿書日哦其中見夫檀欒膠轕泠風薄人清陰湜處則思所以大庇我民以澣以濯見夫落落高標陵轢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所以上列利病與當途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鸞鵠對峙而不受鷙雀則思所以擊奸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暘以時物物

得職威令神行惠澤以流仁周乎骫琹義高乎偃柏曾不旬歳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胸次聽虢鍾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道歷物表便有濠濮間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則風斯在下矣是故可友而不可屈雖然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卑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愧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

獲麟記

說公羊者以為簫韶作而鳳至春秋成而致麟而王沿亦云王道之成乃致天瑞意鳳凰來儀自然而至也西狩獲麟因狩而獲也麟果為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於庭不應獲而致也獲者得也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蒐遠討搜原滌藪暴殄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焉則時可知矣鳳之來儀亦豈如是而見獲耶豈春秋之時亦如舜之時耶使如舜之時則簫韶雖不作而鳳自至

如春秋之時雖曰奏韶濩而鳳亦逺矣麟自出耶自鳳儀之後舜政日隆自獲麟之後孔子遂卒宗周遂亡然則麟之不為春秋之瑞應彰彰明矣

永興觀記

銓少時則聞大皐渡所謂永興觀者瀟灑有道山之趣每適城闉過其門則必遊焉住山者王君道貴也與之語類知道者自是相往來為方外友紹興壬戌銓斥嶺表竄海上閱十有三年始内徙合江又五年乃獲自便

歸田遊宜春道安成抵螺川涉大皐渡首至永興觀謁
王君把酒道舊粲然一笑則謂銓曰自頃一别不知幾
寒暑世事如浮雲變滅不可勝紀而吾二人白髮相看
如故豈偶然哉請書其事且併記觀之興毁始末以托
不腐銓感其言三嘆而遂為之記今夫觀之始自胡君
紫槩開山而劉君居明繼之瓦礫之墟變為壇宇百餘
年間鐘鼓殷然已酉冬金人長驅江左邑屋一空觀亦
煨燼有陳君中陵者披榛剗莽一新土木百廢具舉不

十年而陳羽化於是王君奮然大作勝事如里中好事者劉遷吳鑑吳昌劉通出力佐之遂成玉清之居突兀創見而同郡曽仁剩者又出力鳩工揑塑為像既又建三門門側立虎賁之士甚偉遠近聚觀歎息若其殿宇之盛則勢隆崛以崔崒峻峨峨以岋嶪亘修楣之究紅結粉橑以合沓何其偉也樓觀之盛則隆崇弘敞飛櫩巘巘望窗穃以徑庭眇莫窮其所極何其詭也廊廡之盛則途逕閣雲蔓隱轔鬱葎隘百版之側陋嬔殊裁於八

都何其壯也彫鏤之盛則髹檻文梍繡栭藻棁扳赫戲以煇煌蔕倒茄之狎獵何其麗也若夫三階重戺琱齒斲墄坻崿嶙峋棧齴巉嶮雖古駁娑駘盪壽聶桔桀柃楕承光睽罘庨豁不足擬其靡僝拱梓於林鬱憲紫宮而摹擬嗃寒暑於邃館矗蝃霓而聳峙雖疏龍首以抗殿竦造天之危闕不足放其奇朱栱雲浮雕鑾霧飛對若峻嶽崛起以嵲嶫宛若春風舒蜺以垂天雖表嶢闕於鼎門軼太清以上征不足擬其峻雲爵踶甍而矯首

綵羽撝鏤於西清雖東廂蚴蟉之龍圜闕欲翔之鳳不足逾其逸蚩尤呵廬虎旅森戟靈圉暴於前縈耕甫偃於楯軒雖巨靈贔屭高掌遠蹠如西京之譎河靈矍踢掌華蹈衰如河東之誕不足逞其恠此觀之大凡也雖然予聞道家者流泊乎無為澹乎自持清淨虛無乃其本也今顧為是紛華盛麗之觀無乃非廣成之道乎王君曰然此真董梧之鋤也敢不聞而藥之紹興壬戌七月朔記

序

遯齋集序

余里人周召挾其有走行在疏朝廷得失號一時强直他日語余將買書歸築齋以遯且以遯名人其謂何余曰易有遯在象為大過春秋不書盖遯非聖賢之得已也殆如詩考槃考槃賢者不得志退而處窮者作也予以一介草茅一言而善廟堂擇焉使待試禮部則與衛之賢者不得志於時者異矣而欲遯焉左也雖然是固

在已衆方炙轂以味進已獨脱屣塵軫作沐猴禪正自不惡請因考槃之義以鍵子之訣考槃賢者處澗阿能成其樂者也其章言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鄭子云弗諼不忘君之意弗過不入君朝弗告不告君以善道也歐陽子云弗諼不忘隱處之樂弗過獨樂不他適也弗告不告人以此樂也伊川子云弗諼不忘君弗過傷不得過君之朝弗告不得告以善也從鄭説則流而為行吟塗笑鬱而獨嗔者之為也從歐陽説則流而

為槁木凍炭往而不返者之為也從伊川說則流而為假隱釣名是巖壑而志城闕者之為也是三樂者將安從子歸闒縪優游異不及非怨不及誹有合於吾易嘉好之吉則善矣反是君子或所不取

跋

跋鄭亨仲樞密送邢晦詩

紹興丁巳公與銓同為編脩官密院戊午夏又同考較省闈訖事攝都司除殿中侍御史遷中執法冬金人以

偽詔授我欲屈無問之輿下拜以受從之公與銓力爭不可言頗訐上震怒詔褫銓爵投昭州公奮然曰吾嘗同僚決不使邦衡獨斥夜半與諫議大夫李誼宜言吏部尚書晏敦復景初戶部侍郎李彌遜似之向子諲伯恭禮部侍郎曾開天猷張九成子韶對便坐引救上稍霽威右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激公義亦即時入對乞從公等臺諫侍從請上賜可銓得釋謫廣州監鹽倉公又引大義折檜遂有量與録用之請除銓僉書福唐

幕辛酉到官壬戌秋閩帥程邁中銓以飛語復投嶺表
已巳春新州張棣承廣帥王鈇風旨劾奏銓移海外未
幾公自泗州宣撫被遣徙桂陽又徙封州亦坐鈇之譖
也乙亥夏病不起銓方居海島愧不能效欒布與敞脂
之收葬以報公恩抱恨千古丙子夏銓蒙恩徙衡戊寅
冬公之壻郴司戶邢晦德昭罷官過鴈峰出示公遺墨
讀之潸然出涕屬有悼亡之戚不克繼韻輒書舊所作
楚詞於後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也

山峩兮水深懷高風兮涕漸我襟無復若人兮青規黄閣康瓠登庸兮黄鍾擽却死者不可作兮云誰與歸謂斯文之不遺兮莫如我悲恭覽遺墨風雅具體彼羊質蒙臯比兮其顙有泚

跋醉鄉圖

余既作醉鄉圖或云醉鄉不可名狀圖何有哉余笑荅曰子非無功安知無功鄉也吉州僧契崇謁余於澹菴乞一言為别以是遺之可持歸作衣鉢一笑崇師雖浮

屠人專以詩律作佛事似亦有意醉鄉卜鄰紹興闕

五月癸巳

澹菴文集卷四